佳邨集 坤

Carpentier

佳郵文集卷之二目錄

春秋享祀祝

李慕菴 彥愊 禮成祭祝

春秋享祀祝

聯讀齋 至誠慕庵子 禮成祭祝

春秋享祀祝

故奉事柳公 希津 禮成祭祝

春秋享祀祝

里社祭祝

佳邨文集卷之二目錄 終

佳郵文集卷之二

疏

辭司諫疏

伏以臣言不見信於人才不合用於時犬馬之齒已迫遲暮跧伏鄉野萬念都灰瞻望京國若隔前生加以年來衰病之外頑痰用事自足而膝自膝而肩尋逐肢節疼痛益甚宛轉床兹作一籧篨前後 恩除承膺絕罕臣豈敢偃蹇自便以犯逋慢之誅哉今承馹召之命於逖違 天陛之餘豈不欲跛躄登道以供一日之責而春夏以來本證越添比前尤痼跬

步運動輒須於人人生到此亦足悲憐惟其怵畏義
分強策病軀行到一舍眩氣兼發不省四到欲起還
仆精神遁叛若在煙霧以此病狀萬無鑽進之望百
爾思量進退維谷玆因縣道敢控危衷伏乞　天地
父母俯賜慈諒亟遞臣職因治臣罪以肅朝綱以安
私分臣方乞免之不暇豈宜遍及佗說而第伏念天
下之義理無窮聖賢之所處不同固不可以一槩論
也噫嘻我　殿下以出天之孝遇至難之會含恤茹
痛三十餘年惸然靡逮之思有不忍提到於是則雖
以大舜周公處之恐無別般義理而春秋之義亂臣

賊子人得以誅之者蓋其天理民彝撐亙宇宙不可一日而或息人情之所同得自有不能已者而然矣乃者山南人士萬餘人至於一疏再疏而不止大臣重臣及方外儒生之疏陸續公車　殿下於是乎掩抑哽咽不得已　諭之以甲申丙申間　處分昭揭日星丁寧懇到作爲無容更議之眞箇義理此所謂質鬼神而無疑竢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臣之迹甚疏外聞在人後者奉讀以還感涕先零惟當莊誦　聖敎泣血緘默而但我　聖上好生之德逈出前古或當鞫而不鞫亦當斷而不斷雖以元惡大憝之如魯

禧者只用次律而止故梟獍之種無所懲畏以至於凶如九宗逆如星漢者復踵而出如渠魁蟣蝨之微顧何能自主而獨辦乎惟其一種不逞之論有所傳遞染習腸肚疊現層生愈久愈怪其所由來者漸矣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而況星賊之凶肚已著渠疏九賊之逆腸既輸鞫招則以疏以招斷案已具伏乞廓揮乾斷叟加嚴鞫打破其窩窟鋤治其根柢前後諸賊亟施 天討使幾墜之人紀復整於今日將頹之王綱叟振於一世少泄神人之痛不勝幸甚

擬陳時弊

伏念堤防不可不嚴刑政不可不肅自今懲討一款三司諸臣亦已嚴斥而屢請之矣我 殿下一向含容已諭勿煩之 批僾成一副當例規佗〻泄〻迄至于玆臣固知我 聖上好生之德逈出前古而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者蓋其天理民彝亘宇宙不可一日而或息故人情之所同惡自有不能已者而然也伏願 殿下廓揮乾斷亟行 天討當鞫者鞫之當斷者斷之請討中諸賊一併 允兪快伸王章少泄輿憤焉嗚呼 殿下自卽祚以來惠鮮鰥寡之德懷保小民之意藹然於綠綸之間擧國

含生實有須臾毋死之願而蔀屋之憔悴依舊杼柚之空虛自如臣不敢知以　殿下憂民之誠心未見愛民之實效者抑何故也夫上下之間誠信爲貴上無誠信則空言而已下無誠信則簿書而已先儒有言曰以實心而行實政道千乘之國不過曰敬事而信聖人豈欺我哉就以邇年災結事言之廟堂不信監司之言監司不信守令之言守令報于監司則監司輒削之監司報于廟堂則廟堂輒削之削之不已末流之害徒歸於小民其所以白地徵稅人不聊生無足怪也竊瞯挽近以來廟堂必於稽事未判之前

先以常年比摠劃下於諸道使其道臣不敢爲續續
加請之計有司之臣顧恤經費有此把握之術而是
豈上下誠信之道哉今年農形雨澤霶霈移種方張
姑未知畢竟之如何而雖豊登之歲流來災頃本自
彩然若復以常年災摠先爲劃下則爲今日監司守
令者雖若有已當之之憂向所謂廟堂不信監司而
監司不信守令者實爲害事之根顧何可措其手足
而均其實政也哉伏願 殿下必以誠信二字董飭
羣工實心做去凡百攸爲無一疎漏 先降指揮從
今以往必竢諸道營狀之畢到然後令廟堂從長稟

處使畎畝之民得蒙實惠焉若夫各道都事之設置固非偶然以職則藩臣之從事也以官則朝廷之外臺也使掌覆審所以重田政也俾管海運所以重漕政也當科年則掌試役當殿最則書等第其爲任也亦不閒漫而十數年來先罷其覆審繼破其海運而試役則以兩司侍從差出焉殿最則以營下守令假號焉初不問都事之有無蓋其事權歸佗無所猷爲宜乎爲冗官贅客而已是故鄉人之積仕無勢者輒差都事而逐之一經都事永不收用目之曰致仕窠

淸朝官方之苟且寧如是哉然則莫如革罷其官

名毋爲守宰驛人輩睢盱之資而不然則另擇三司中有才望年少風生者復其舊掌以責其效焉

辭兵曹參議疏 未徹

伏以臣生老於鄉曲庸鈍而全無知覺荏弱而徒懷嚴畏猥側侍從幾十年足跡罕投班聯耳目不出畎畝直是癃病儱侗無能爲之一賤品耳惟我 聖上以天地父母之仁憐臣衰老謂臣允次不鄙疏遜之蹤擢置近密之班促令上來 恩旨鄭重向臣之來一肅爲伸感隕之忱及登前席 眷顧優渥慰諭備至雨露之私不擇遐外糞土之賤得此異數覲光之

至願已遂踰分之誤 恩且極惟宜銘恩鏤德退守本分拭巾待盡無累則哲而昨冬之許歸今夏之宣召皆命乘馹迴越常格顧臣床簀危喘籧篨殘疾寧有強策行遠之望而一息未泯之前不敢稱老言病擔曳寸進復入城闉騎省除旨又及此際臣是何人 聖主之繾綣一至於此竊過災生理所必至果然自作之罪誰諒無情之衷此殆臣死期將迫之致何敢為容喙分疏之計而第於伊日飭教截嚴畢行是急臣恇怯罔措昏耄無知其中罪犯之輕重淺淡矇未區別全沒料檢只知承命之為恭不識瀆防之

可憂不待公議之來擬暴自引之情銓縱出而臣罪臣尤自知繼而停望之罰益著臣無所逃之罪若臣所自悼者 天恩罔極罪名至重進無以自立於清朝退無以歸見鄉黨親戚反顧自省尤悔何及玆敢冒陳文字仰請斧鉞伏乞 聖慈亟下臣司敗勘臣辜負以爲不忠者之戒千萬幸甚

辭承旨疏 未徹

以上缺 臣情悰危蹙冒陳文字而見阻喉院方此蟄伏銀臺除命遽下夢想之外 天牌再臨豈不欲趍蹶趨承少伸遜違之誠而顧臣所遭有不可晏然自

同於平人不敢爲進身之計臣罪至此尤增惶懍以下

缺

辭漢城右尹疏

亞尹 特擢之命何爲而及於臣也自有諆 恩今已三宿惝怳驚悸實不省何以得此也噫臣地是寒冷人亦庸鈍生老鄉曲歌詠 聖化幾十年從班前後告身殆過五六十通惟我 聖上功配造化之天恩遍疏遠之地如臣百無一能之賤亦以臺省久次猥陞至下大夫昨冬 筵敎今春 特召恩出常格榮動遐鄉一縷未絕之前不敢虛辱 寵命駄疾驅

策拚死作行入城無多日伏奉騎堂 除旨睿顧之
澀若是過分渺小之福安得無蓄果然妄作之罪自
速停望之罰苟使臣有一分省覺雖曰昏耄其所忘
錯豈至於此耶公議警飭受以爲罪私心愧悚無以
自解不料騎堂之辭單才徹銀臺之 除命又下怵
分畏義乍違即膺猥以癃孱之質復近日月之光
恩諭鄭重開釋備至殊榮此極至願已畢區區一念
惟在退尋鄉路歸訖家人宰班陞擬有限自天若其
三十言 恩教尤非糞土賤臣所可承當而垂死殘
喘無由報答惟願子子孫孫世世銘 恩生隕死結

而已至若人與器之千不近萬不似猶屬辭異者之
例談臣未暇隨衆效嚬而最是有罪而尚道應勘之
律不虞而濫叨非分之資　明主嚬笑之惜不啻如
是　清朝平明之治卿亦有累此臣所以聞　命而
怵循墻而走甘犯違逋尚稽叩謝者也適値齊日惶
隕蹙伏今始略入文字仰暴肝膈伏乞　聖慈天地
父母俯諒由中之懇　特垂體下之仁將臣新授
職秩亟行收還以重官方以全微諒千萬幸甚
批省疏具悉卿懇已知有可取卿其勿辭行公
狀

曾祖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家狀 乙未

公諱基全字叔初李氏系出全義高麗太祖護渉功臣太師諱棹爲肇祖自後世趾美至　國朝圭組不絕傳至諱昌壽官僉正家全州焉其後有諱申忠生員有子二長諱思孝甚穎悟學究性理以誘掖後進爲任卒門人立墓碑題曰竹軒先生次諱繼孝繼登上庠竹軒先生無后而公以支承統蓋遵古者兄亾弟及之義也歟生諱廷獅世稱圓山處士次諱廷鳳無后次諱廷鵬無后季諱廷鴻官宣教郎處士公生

稟絕異文華夙成年十九製天人相感論魁增廣科東堂試當時舉子膾炙推爲宗焉然功令非其志專心學道卓有造詣知鄭汝立詐絕之後獨免奇禍其藻鑑如此生諱汝沃文行備至有遺集 贈司僕寺正生諱行根克紹家聲早卒 贈吏曹叅議以孫吏曹叅判貴皆追 贈也無育配韓山李氏牧使與祿女時寡居求嗣于公之本生母紆州黃氏是爲宣教郎家三從昆季妯娌也亦寡居以諸子中最秀者難之李淑夫人猶拳拳屬意自所居圓山里第距法史山東郡爲四十里脩途而間日一往泣請數年黃氏

感其誠而許爲嗣公有異質聽達夙就金鳳谷東準見而器之期以遠大甫十四遭本生家有變訟官不能得實使各自原情公操筆立成其略曰如知其非義何待三年訟官一覽皤然曰此可以爲斷案因爲之嚴處白脫本生家幾亾而復存嘗赴鄉試兩場俱入格旋以封內微失不被選公歎曰科擧固累人而一得亦有命自是廢擧業以詩酒自娛待人接物未嘗有疾言遽色貧賤憂戚略不介意相國晩菴公五從兄也嘗過宿圓山精舍窮日夜源源不已惜空老語之曰君欲仕乎公正色曰不材竊約固其分也且

官非私物公何爲此言晚庵公擊節歎賞之嘗於鄭上舍達恕回榜宴分韻公有蒼顏姪侍蒼顏叔白髮兒扶白髮親之句見者皆驚觀察使朴公信圭時在座蹶然起敬曰野有如許茂才而不沾一命窮通儘有數也所居杏亭甚爽塏日哦其間手不釋卷凡於性理禮學等書無不窮探力踐我王考學業不煩外師皆有得於家庭口不言人過溫溫有德容引進後生鄉人薰之者多矣州之回浦數頃田是膏壤而本生家所嘗分給者也生家兄爲窘急不及奇而賣後以故言之公少無難色卽以賣卷呈之家有一奴甚

悍戾附爲盜類屢見捕治而不悛公依法請除而官故縱之公爲慮連累者久一夜覘其穿窬而還謂此是不待敎而誅者嚴縲之使不穌噎歸田於兄適足爲公之餘事而其視世人之爭田拂戾不保和氣者流孰爲得乎不貰奴罪亦足爲公之小節而其視今人之縱奴無忌禍延牆廡者流孰爲失乎功名人之所欲也嘗晚菴公之問擧正辭以應知有公而不知有私路公之雅量亦何如耶李公台腕柳公汝龍門生也不肖妙年得聞二公言以爲先生之軌範尙銘于心目可得以忘諸二公學問中人而起感於曠年

語到之際如此則其教之融液淪髓者尤可卜矣公
以崇禎庚辰生以己卯卒葬全州龜耳洞武池里南
麓戌原配礪山宋氏後松女後以次子以濟吏曹叅
判貴　贈吏曹叅判封貞夫人　恩例也男夏濟成
均生員　贈左承旨次以濟吏曹叅判女適士人姜
紉全州崔昌運左承旨男聖槍　贈戶曹叅判次聖
杓吏曹參判男聖檍右副承旨戶曹參判男身晦戶
曹叅判次琸晦次時晦聖杓子養晦右副承旨男絅
晦次珪晦以下不悉舉

祖考成均生員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

兼經筵參贊官府君家狀

府君諱夏濟字伯美號硯潭本全義人高麗太師諱李棹之後也始太師公當麗祖南征時錦江大漲無舟楫護涉有功因賜名棹錄開國二等功臣三重大匡世蟬赫至諱彦冲官政堂文學號芸齋諡文義其後有諱龜始入本朝判漢城尹至諱昌壽官僉正自漢京移寓全州子孫因家焉高祖諱廷獅天品絕異發言成章年十九居魁增廣東堂是初場天人相感論也文法理致無愧古作者一時膾炙鄭賊汝立托名山林舉世風趨公於弱冠時見其僭猾貽書絕

之及己丑獄起以其書獨免奇禍遂廢公車業潛心
古人之學卓有造詣號圓山處士遺風餘韻至今不
泯曾祖 贈寺正諱汝沃祖 贈吏曹參議諱行根
父 贈吏曹參判諱基全妣 贈貞夫人礪山宋氏
父通德郞後松祖原從功臣縣監得祿府君以 顯
廟十三年壬子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完南龜耳洞
圓山里郎處士公卜居舊第也生而聰明不煩外師
學于家庭參判公早廢舉業以詩酒自娛厭世不振
府君與弟參判公爲門戶計習科程文未弱冠聲聞
大暢十九遭貞夫人喪哀感哭泣感動傍人三年食

蔬氣貌積減叅判公常勸以肉汁府君涕泣對曰居喪有疾病則禮亦許其食肉而今旣無疾病之形顯姑觀氣力從權叅判公憐其意不復強之服闋大肆力於科功手不釋卷二十五發鄉解叅判公喜甚勉之以立揚二十八己卯丁叅判公憂家甚貧無以備禮殯斂之節葬祭之需稱其有無克盡誠力人無間言蔬食三年動遵禮制一如前喪乙未中生員三等亦不以一名自多庚子卜姓於任實取其溪山之勝僑居德谷學問者全集焉所寓前江一曲相傳爲硯潭府君怡然曰吾平生從事於文房今偶得此宜以

自號也仍大書于壁曰硯潭幽居距故居佳山僅一舍也人士相謂曰瞻仰德谷有若泰山高岳云以庚中十二月二十日考終于寓舍乃 英廟十六年也府君天資甚高剛毅而峻潔忠厚而慈良見人之不善必痛加嚴斥旋即諄諄然也子姪及門生故舊或至流涕竦懼而竟亦誠服焉鄰洞有父子昆季不相得者衆皆唾罵擯棄將不容府君獨憐其誤入動輒周遮而掩護之彼亦悔悟不至廢棄宋旌義遇聖乃南人也自甲戌廢蟄之餘竆居菀悒嘗欲參秋釋菜以觀鄉中俯仰士論果怫菀將鳴鼓攻之府君周旋

其間力爲調停乃已其姪上舍生延富每語到其時事必飲泣而知感焉尤不信術數方技之學表從弟一人以星曆讖緯有盛名半世風趨以爲管葛復生府君面斥之不假辭色使不得接迹於門庭其人或飲泣而退戊申春騷屑鼎沸時先君子守家廟獨在佳山鄰居林斯文挺桂一夕從容言於先君子曰方今保身之策莫如往依宋某宋某卽府君之表從也先君子頗以爲然明日跋涉往稟于德谷府君大驚且歎曰渠雖有一鏡半孔之見世道沿革國家大運安敢議到兄聖明在上百靈謳謠幺麼不逞之徒將

何爲哉且彼人也本自浮誕將不能自保何以庇覆佗人子華輩爲彼所動有此言良可慨也子華乃林之字也吾家傍臨大路騷動尤甚汝則謹奉祠堂與奴僕輩同守內外舍汝婦則當以明日率來于此汝其速還愼無違先君子承命而歸翌日先妣率不肖男妹先往德谷帖然無撓不肖子時始四歲伊日光景依俙記得若前生事甫數月大難底定宋果就鞫林幾不免至今思之毛髮俱竦鄉人傳誦咸服其先見之明府君雖以科策得重名於世經書上微辭奧旨無不融會以至諸子百家語一覽輒記不肖輩蓋

嘗受通史於侍側殘篇舊牘多有刓缺府君每誦而膽之其後較諸完本無一字差爽尤深於禮學朱子家禮及沙溪疑禮問解等書亦嘗抄錄而攷證之深衣祠堂制度靡不淹貫對人酬酢如誦已言問以己意參之擧皆犁然沕合非有得於踐履之篤能如是乎叅判公嘗語不肖輩曰吾兄弟聰明才分自以爲不後於人而猶未知其限量嘗借表類聚十六首所膽小冊子未及移寫冊主還索甚急將送之際伯氏謂余曰汝之誦才吾未嘗試可能誦此否余敬應曰諾因尋繹一通伯氏受之余卽誦之不錯一字吾伯

氏以窮冬短晷能日誦策問文選十四五首而至是默然無語喜動顏色 國朝自中葉以後講經之士不能兼治製述每當大比之歲必借鉅匠大手而製呈之先輩長者不拘小節有呼必應府君前後場屋或以論而居魁或以策而擅場百戰百勝崔上舍八柱每贊嘆曰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古有其人今見某甫林老都象德亦因此文不可再看蓋以外面文彩似萎弱而內則條理兼該一脈通貫若再見則雖素所憎怨者必取之云爾嗚呼府君才識如是超卓經綸抱負無愧古人而厄於公車終不

過一名而止直欲問天而不可得也晚來鍾愛不肖常曰汝能成立吾門也否嘗手抄花間集一部及風騷若干與行詩若干以教不肖即不肖十二三歲也手澤猶新言猶在耳每一奉覽感涕先零及不肖之決科也從叔承旨公淒然起感曰伯父冤屈不能伸於汝文之工拙不須論乃先蔭所暨汝其知之府君凡三娶而初室漢陽韓氏學生志復女有婦行懿德必愼無違親戚感悅家徒壁立朝不謀夕而不以有無貽惱夫子甲申不幸早沒年三十一生一男繼室東萊鄭氏軍資監正紹衍女戊子沒無育三室平壤

趙氏學生器元女庚子沒生一男男長曰聖檜通德郞娶縣監金日佐女有三男三女男身晦今執義娶學生南一陽女有二男三女琛晦娶學生李源碩女有二男二女時晦娶學生閔宗秀女有七男次曰聖杓通德郞娶學生任栻女無育取同宗子爲後曰養晦娶學生朴師裕女有二男府君以辛酉二月葬于德谷郁後乙丑移葬佳山家後戊寅又改窆于佳山左岡甲坐之原孺人韓氏同穴趙氏祔下鄭氏墓在任實鉢山鄭家先塋局內嗚呼府君之雅操高標嵩言善行豈敢以不肖之荒辭蕪語形容其萬一而但

恐世代寖遠記聞漸疏特以所得於家庭及傍側親炙者掇拾而錄之以俟立言君子採擇焉

先考 贈嘉善大夫戶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家狀

先君諱聖檢字海瑞號石隅堂李氏爲全義著姓世有偉人鼻祖諱棹高麗開國功臣三重大匡太師至諱彥冲官政堂文學謚文義號芸齋至諱龜始入本朝判漢城尹至諱昌壽官僉正自京寓完子孫因居焉五代祖諱廷獮有高才卓識文聲早蔚見鄭賊汝立僭猾誣世貽書絕之因廢舉業潛心古人之學

有造詣號圓山處士高祖 贈寺正諱汝沃曾祖
贈吏曹叅議諱行根祖 贈吏曺參判諱基全父成
均生員母漢陽韓氏學生志復女先君以 肅廟十
九年癸酉七月六日生于南原北面五山里外鄉也
生有蘭玉之姿甫學語雅潔端重與凡兒異叅判公
奇愛之受業家庭不煩外師才智聰穎緯有餘裕十
二歲哭韓孺人喪哀感哭泣無異成人十六哭鄭孺
人喪二十一委禽于金遯谿日佐横城縣任所二十
三發鄉解二十八又哭趙孺人喪前後居憂動遵禮
制四十八遭生員公喪時已向衰而執喪之節未嘗

少孤家甚貧給朔望奠哭朝夕上食竭力盡誠鄉里莫不咨嗟喪中熟看儀禮及禮記等書平生不爲苟且之事所居不蔽風雨妻子不免飢寒略不介意天資清高言語簡默未嘗以喜怒失色於人凝然靜坐外若峭峻凛有不可犯之形而及夫應接酬對也慈詳樂易和氣藹然手抄兩漢文章經書格言及唐宋諸子之作裒爲一帙常目在之靜夜以誦不肖輩自童騃時耳聽而口誦者居多焉枯淡攻苦人所不堪而嘗曰此士之常分也又曰卓茂之行已在清濁間者亦後人之所當法也鄉里某人有父子昆季閒不

相得者先君子不絕之季氏從容諫曰伯氏不絕某人人頗有言何也先君子曰孟子不絕匡章非歟季氏曰不到孟子地位而冒人之譏誚其可乎曰所貴乎讀書者去聖賢之行也以不到聖賢之地位自廢可行之義則烏在乎勉慕聖賢也其後人言果息某人得全季氏每歎曰此吾家兄不可及處也庶母有一女且有薄田產業生員公下世後爲女地仍住德谷數年女不幸未笄而夭無所於歸奉來佳山先君子年已遲暮而事之甚謹晨昏必省問居一二年庶母不樂貧家之浩煩每思歸故居而先君子不之知

也一日適出未還其姪裴君率人馬來迎不肖輩憫其催歸不能禁住使其姪陪往日將暮先君子始歸直向庶母所處之房不肯傍告以已還德谷之由先君子默然無語不怡者良久出坐外舍使人攜不肖俯伏於庭數之曰汝長於諸兒稍解義理而今庶母不見吾而去汝不得挽何故也家有壯子不能據禮任他行止家法如此何事可做仍杖之數十不肖輩雖不敏受學以來應對動靜之間未嘗聞撻責嚴敎至是慙惶知罪而已一日謂不肖曰吾之一生貧困言亦鹹酸世多有幹家務治科業而能克其家者汝

其勉之不肖拜受之已有年所而性本疏懶又無篤志貧家百事自爾肘掣滾汩無暇文字誦讀之工或不免拋棄雖有餘閒亦不免優遊過日以至戲嬉閒說話者數矣先君子又教之曰汝不見朱夫子答陳膚仲書乎古人亦以家務叢委有妨於學問爲憂而夫子以是答之其所誨掖實爲當家廢書者頂門上一針耳汝其誌之因手書一通于舊謄論語冊末端丁寧以戒之不肖無狀雖不能奉承訓意亦有以惕然警悟凡於文字工夫未嘗敢全然拋卻得有今日樂有賢父兄政謂此也常以早喪慈闈爲至痛每遇

忌日內外殫誠祭需隨有無極其精潔及其將事之
後顏色之慘無異初終時白首如一雖謂之終身之
喪不爲過矣七月六日乃生辰也正當窮家艱乏之時
而極力經營必備旨酒珍饌奉進于生員公德邨之
距佳山治滿三十里而雖雨水梗路迄二十年不廢
也完鄉古稱淳厚挽近以來儒林亦有蠻觸之戰怨
咎轉深先君子有定戒足跡未嘗一到於校院開鄉
人以爲難家雖淸寒見人之無依者必周恤之李生
聃年羅州人也曾以事來見憫其隻身無歸受而客
之屢年因使娶室於鄭家得有室家之樂非但其人

之感德鄉洞亦推誦之謹敕周慎口無惡言無親疏皆忻悅焉蕭然一室靜對古書識者以爲非塵埃中人鄭徵士斯鋏柳斯文寅大常稱之曰寒風虐雪吏胥催羅閭里喧聒殆無人色而時入石隅堂則鄙吝自消云 英廟三十八年壬午四月感微疾經夏秋沈綿竟以十月初四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臨終語不肖曰汝旣決科忠孝本無二致難進易退无墜家聲末兒吾甚戀之須善視如吾在時語不及他事先妣號泣在傍揮而卻之亦可見不昵於婦人手之義嗚呼已矣尙何言哉是年臘月葬于所居佳山左

岡甲坐之原恭人金氏有婦德令淑之譽著於鄉鄰
糟糠菜根宜于夫子少先君二歲後先君七年而沒
葬同原異穴有三男三女男長曰身晦今執義次曰
璋晦通德郎次曰時晦通德郎女適商山金光世无
育次適漢陽趙貞世有一女次適礪山宋性中无育
身晦娶宜寧南一陽女有二男三女德在娶晉陽柳
鎭泰女哲在娶驪興閔最秀女女適扶寧金頤夏次
適扶餘徐鳳祿次適陽川許薰璋晦娶載寧李源碩
女有二男二女相在娶慶州金樂三女賢在娶全州
崔光晚女女適慶州金球次適高靈申宣模時晦娶

驪興閔宗秀女有七男樂在娶晉州蘇[illegible]源女亨在娶全州李得培女餘未娶或幼嗚呼先君子見識高遠經傳微奧領略有裕而未嘗對人說知文章述作典重優如而亦未嘗向人自多安貧樂道无愧古人嘉言善行可警流俗豈敢以不肖之蕪拙形容其萬一姑記傍側謦咳之所得以竢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聯讀齋李公行狀

公諱至誠字德和號聯讀齋李氏爲延安著姓世蟬嫣鼻祖唐中郎將諱茂與蘇定方伐百濟有功食采延安仍爲貫邑其後有諱襲洪仕高麗爲太子詹事

至諱承顔爲右衛大護軍以文章鳴世入東文選至
諱元發以麗朝典工判書入 本朝拜相不就人高
其節諱貴岭左議政諡胡康諱貴山都觀察使兄弟
以碩德重望有名國初并載名臣錄諱續官府使
太宗大王布衣交而剛方有高節皆其聞祖也至諱
仁忠正直公清才兼文武以吏部郎忤權貴出爲平
壤小尹從征建虜有功陞左承旨選清白吏諱弼秉
節校尉 贈吏議諱繼長南部參奉 贈吏判隱德
不仕諱彥愊進士 贈掌樂院正經明行修爲一鄉
所推號慕庵於公爲高曾祖禰妣全州崔氏父繼信

生員祖允孫府使文孝公尹孝孫之外曾孫也以嘉靖辛丑十月生公天姿英特在襁緥罕啼哭甫學語語甚簡重人咸異之八歲受小學灑掃應對之外必以古人嘉言善行誦傳而質問之動止凝然若成人諸父甚器重焉及志學專心墳典五書五經及諸子百家語無不窮搜而力探夙夜不懈兄弟四人公其長也淨掃一室教誨諸弟聯席讀書扁其齋曰聯讀蓋取昆季同業不相離之意也聰穎絕倫文章渾成凡諸述作典重遒勁可追古作者筆法尤極精妙見者爭慕效然此特公餘事耳性理之學誠敬之工自

是家傳舊業而公之平生用功著力專在於斯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每對方冊期於融會貫通而乃已常誦邵堯夫耳目聰明男子身洪勻賦與不爲貧之句而嘆曰天之與我若是全備而苟不能率性踐形則良可哀也必須以聖賢之學高著眼目大著心肚然後方可以不負賦與而爲男子事也豈但尋章摘句爲口耳之資而已哉於此可見公之志業所在非俗士小儒之比也從伯氏永膺先生德行士也嘗稱之曰吾弟性行之美見識之卓不但爲吾家賢子弟可與古君子尚友矣其見詡於賢從氏如此若其孝悌

根於天性家甚貧窶甘旨有闕則竭菽水之供未嘗不躬執而手進以察食之加損焉丙子春公三兄弟聯璧於司馬榜有友人來賀曰一室聯讀一榜聯璧可謂奇應公笑曰此偶然爾何賀之有蓋公雅趣不以科名爲輕重而一時悅親人皆榮之是年秋母夫人有疾公衣不解帶憂形於色焦遑靡措傍人代閔疾漸劇齊沐禱天日夜虔誠嘗糞診候時刻不離暨遭變顏色之慽哭泣之哀感動鄰里送終之節祭葬之具無憾情禮以慕菴公在堂擗踊號慕不敢任情而每一哭輒嘔血三年之閒未嘗見齒人以爲無愧

於予並及己丑鄭賊汝立鞫獄之起也朝廷以完金之地必有其徒黨之漏網者分付府尹使之嚴發府尹抄出鄉中有風力剛正之士責其任公之第三弟至道預之臨行執手戒之曰此則國事也雖不敢避玉石俱焚誠甚可悶須審慎之俾無橫罹之冤其及人之仁亦可見矣至壬辰倭寇陸梁擧國蒼黃 鑾輿西狩命令不通公陪慕庵公居在完南璞成洞以其地深僻不爲奔避計慕菴公日拜北宸以祈天心之悔禍公亦陪後且拜且禱西望雪涕衣袖盡濕炳然憂國之忠有是父有是子也明年癸巳夏公有病

過累日猶力疾強起不使慕菴公知也疾愈統始臥不能起慕菴公時問證情則必婉容以對至漸危自知不起乃泣告曰不肖無狀獲罪神明不能終歡於膝下遽爾告訣於今日天乎人乎言訖而歿時年五十三慕菴公拊尸一慟曰命矣夫吾亦從此而逝葬于所居西麓蓋從公平日不忍遠離之情也配晉州鄭氏賢有婦行父佐郎好仁祖部將期壽曾祖縣監叔善高祖郡守應韶墓與公同穴竊聞士生斯世不求溫飽不見是而無悶者非素志之高所養之篤則鮮不流於貞黷之歸其能卓然自立介石貞吉凡幾

人哉公生於孝弟詩禮之家克篤趾美肯構之行傍
側怡愉淡體夫子色難之訓忠養順志動合曾氏曰
有之誠受讀以來不煩誘掖之勞綽有自得之工居
家而篤友愛均恩義爲子孫之矜式修身而養心性
寡嗜欲爲一鄉之表準至如官長臧否朝廷得失絕
口不言文雅淡素謙卑自牧終身裕如甘心考槃不
出戶庭以其蘊蓄之深而一無所施宜有仁壽之報
而僅踰中身莫非命也噫其來孫善浩吾友也嘗從
而叩其家傳行義聞公之遺風餘韻歷歷若前日事
一日袖其家狀草來托余撰次余以鄉里後生不敢

以辭拙辭謹述其世系與學問德行之人所共知者
而識之以竢立言君子採擇焉

羅建溪行狀

先生諱安世字德輿號建溪羅氏之先出豫章後有
浮海東來者居羅州艅艎因以爲貫高麗監門尉上
將軍富卽先生之鼻祖也世蟬赫高祖中正大夫知
制誥諱仲佑 我朝開國初以右相召不就遯居金
堤號樂天窩曾祖諱晋康海南縣監祖諱希老司圃
寺別提考諱甫重早登上庠有行誼世稱逸士不幸
蚤世妣耽津安氏吏曹正郞季穀之女有至行閨範

俱備以成化乙未生先生于金堤之立川狐浦里生
而聰穎不類凡兒早失所怙哀動傍人稍長自知讀
書能盡孝道安氏甚愛重之手自導飭無違法度雖
孟母之三遷無以過矣先生之奉養承順出於天性
冬寒之剖氷釣魚必有餘膳夏烈之持扇驅蚊以安
親闈其時有釣魚歌驅蚊圖餘力學文文章大進弱
冠已有公薦嘗遊京師謁金濯纓馹孫濯纓甚重之
謂李墨巖繼孟曰子國有賢士其知之乎墨巖曰見
吾德與平仍稱善久之金思齋李琴軒諸賢莫不奇
愛而引重之正德丁卯春中司馬楊洛中人士皆曰

南州高士新登文科第三慶官任憲府糾劾得正爲
乞養歷數郡治官如治家勸諭孝悌之行釐革誅求
之弊吏民感化歌頌盈溢及遞任歸不用夫馬行李
蕭然戊己之際權奸媒禍先生知時事之不可爲與
李墨巖同歸舊莊淡然相從或以詩見志性本苦嚴
外和內強違道干譽者若浼之恃才怙勢者痛責之
以是多遭斥忤官校理而止嘗承母志聚穀爲義藏
周恤貧乏之人稱其養志及其侍湯也憂形於色衣不
解帶仰天虔禱靡所不至居喪廬墓毁瘠骨立自以
幼年外艱不得盡禮爲至痛追服三年種松墳山蟲

食其葉先生泣吞一蟲忽雷雨暴至滿山之蟲一時
盡落流入左右佗山而先生所種之松獨也青青人
謂之孝感親沒之後輒辭 除命人有勸之者曰家
素清貧子姓又繁何不爲後計答曰吾爲親祿養十
餘年 國恩至重今則親已沒身且老何必爲子孫
計二疏之言可謂先獲我心有問及朝廷事者輒揮
手曰今日之吾非昔日之吾不必問不必答日與諸
弟及子姪講勸不撤逍遙田廬優遊自樂且以平生
作爲有愧前賢詩有所著旋卽毀棄使不得傳嗚呼
惜哉嘉靖丁亥年五十三遘疾整衣冠謁家廟退臥

正寢無一言及家事但以孝悌忠信四字授之子孫曰此吾家訓又曰喪禮從儉可矣汝輩其知之且死後立碣世人皆欲過情而溢美余甚恥之吾歿後勿以爲銘悠然而逝是年葬於立川南平洞癸坐之原先光也淑人河陰奉氏進忠女郎李墨巖之甥也婦德夙著無違夫子生四男一女長曰應虛生員以孝行薦官清州牧號杏齋娶牧使古阜李某女曰應參早廢舉業晦跡林泉明吾道闢異端以篤學力行薦表其閭屢召不就　明廟朝賜號龜山處士事載三綱行實六逸錄中娶司果梁成紀女曰應井廸順副

尉娶察訪趙之縫女杏齋公生五子一女男長斐次

辰以孝行 除叅奉次袞次馥次喬龜山公有二子

一女男長表號節孝以孝行力學召不就命旌閭

贈官次裏將仕郞副尉公有四子二女男長袗次楔

號白峰以孝行薦官至奉事次祜忠毅校尉次複參

奉盖先生有弟三人曰安仁號耐貧居士中司馬以

孝行著聞 除叅奉不赴曰安義亦以孝行官叅奉

贈執義子應虛應參繼以行誼名徹九重孫辰表

褉亦以卓異之行爲士林冠冕此世所謂羅氏一門

八孝也嗚呼盛哉竊聞士生斯世不求溫飽不見是

而無悶者非素志之高素養之篤則鮮不流於貞黷
之歸其能卓然自立介石貞吉凡幾人哉先生之天
稟純粹自修誠實蓋將大有爲於世而阨於時官不
大顯是則重可惜也已雖然樂天而知命忠孝本無
二致則先生之篤學力行施及兩弟繼有若子若孫
至行毅蹟承承趾美歷三世而愈著此固天之所以
報施於先生者然也小子後生何敢荒辭拙語有所
贅演於先生之行而先生後裔孫漢明景素以吾與
知於鄰鄉古事請爲狀屢懇不已謹列先生官爵履
歷及兄弟子孫表著可稱之迹而奉還之其無得罪

於立言之君子歟

義士安公行狀

龍蛇之變 鑾輿播遷八路蹂躪當是時忠臣義士血視氣鬱投袂奮起倡率義旅東西相應死生以之畢竟成敗雖或不同其扶植綱常爲國之光則一也嘗聞金堤儒士安公以白衣從郡守鄭公湛把守熊峙多有奇績竟與鄭公一日同殉余固悲其志而壯其節每以未得其詳爲恨甲寅至月碧城士人安君世柱袖持一通遺事而來曰吾先祖平生節義言足聽聞而只緣子孫之微弱不能闡發幽光泯泯至今

不肖之罪可勝贖哉欲得長者一言以爲傳後之資幸以遺事考據顚末爲行狀一通爲子孫光未知如何余乃擊節而起喟然而嘆曰 聖朝所以褒崇壬癸閒節義者殆乎無憾而公獨漏焉安得無志士之淚襟也哉謹按公諱徵字仲勳其先順興人也高麗匡靖大夫僉議叅理藝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典理判書上護軍領孝思觀事順興府院君諡文懿諱文凱卽公之九世祖也五世祖諱處入我 朝官漢城庶尹曾祖諱克誠通禮門通贊 贈左通禮祖諱壽億奮順副尉考諱敬禮通訓大夫 靖陵叅奉妣

寶城吳氏以戊子七月十二日生公粤自幼齡孝性
出天八九歲能知事親之道起居應對動輒有儀叅
奉公性本莊嚴待子弟甚肅每見公進退輒怡然嘉
悅及長家計甚窮乏而甘旨之供未嘗不辦及其寢
疾衣不解帶中夜禱天願以身代斷指出血獲延一
日袒括之際水漿不入於口送終饋奠之節動合古
禮三年幾畢又遭內艱顏慼哭哀弔者爲之嗚咽闋
制後每當喪餘祭需凡百躬自撿察不任婢僕可見
其孝思之久而篤也性本恬靜平生無疾言遽色
聲色貨利一不經意體弱如不勝衣然至於談說道

理義形於色凜然有不可犯之意早廢公車業而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姊夫李統制廷彪嘗以書勸之曰以子之才一舉大闈顯揚先烈豈非孝思之一端乎因優送試具公答曰薄田數頃桑柔十株足以絲身穀腹此亦 聖恩乃還其試具亦可見志義之所在嘗與其從弟兵使衛氣昧雖不同輒以忠義相勗有時舉栝相屬慷慨言曰今世之食君衣君者莫不以肥家榮身爲計吾甚恥之君稟賦甚偉經略過人他日必爲有用之器古人有有擯投筆者君其勉之及當難屢立奇功爲世名將公之藻鑑有如

此矣居家常語子姪曰君親雖云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汝輩其知之時値倭寇猖獗州郡連陷賊由錦山直擣全州其鋒甚銳本郡守鄭公湛單騎赴任挺身勤王簽發吏民一邑莫不奔避公奮然太息曰丈夫若死於國死亦榮矣卽詣其祠堂焚香跪告曰不肖孫某將爲國赴難義不忝先死爲忠魂歸拜泉下再拜而出執其子忠男手曰奉先守家惟汝在無負命名之意乃投鄭公幕下請以白衣從行公時年三十有五鄭公壯之曰我則出身事君超秩來此爲國一死固其所也君以一介書生奮身同難雖古之烈丈

夫何以過此遂與鄭公偕往把截熊峙公身先士卒親操版鍤設柵樹墩俄而賊兵大至鄭公催餉士卒公投箸而起曰忠奮所激不食自飽士卒聞之益勵公平日不習弓馬臨陳舍矢無異嫺熟自曉至夕植立不動一軍賴而盡力俄見賊將乘白馬者持紅旗拔劒直前公欲短兵相接鄭公一箭殪之賊遂奪氣將欲遁去不幸梨花峴把守將天盡先敗賊乃奪柵矢石如雨公中丸而死鄭公亦死助防將李莘亦同日死是秋七月初八日也公之赴戰也使家人裁黑帛腰帶書姓名縫之盖爲他日認攷誌也忠男聞其

陷敗絕而復穌者再三諸弟俱幼家僮奔散有一僕居在金溝地作招偕行僕不肯泣且罵曰在國君臣在家奴主主死節奴獨忘義何異爲臣不忠即引刀斬之獨赴戰場收尸於積骸之中以其腰帶爲誌故也返葬於郡北生巾洞亥坐原完山柳昌原莘老爲之撰碑記同郡人宋奉事日中爲之錄遺事公前配礪山宋氏生二男長曰忠男 贈嘉善大夫次曰德男後配晉州蘇氏生一女適進士朴忠一忠男生一男曰桂字通德郎德男無子桂字生一男養吾養吾生二男一女長[illegible]和次晉和進士女適李啓運嘗觀

柳西崖懲毖錄曰賊之精銳多死熊峙白沙李相公亂後評績曰熊峙之戰最稱快壯而一行在阻絕忠節之士朝廷無由得聞承旨黃中允亦曰熊峙之戰忠烈最多坐於遐遠無人表奬執此而究之公之烈烈英名不得顯揚於當時固其勢然也可勝惜哉余文辭蕪拙雖不敢自比於立言之列聞風增氣遂不辭而爲之狀

題風樹齋姜公瀁行錄後

言忠信行篤敬爲士者所當勉而世罕有其人豈有之而未之多見歟抑堙沒而不稱歟今於風樹齋姜

公行錄亦可以徵之矣公天資近道爲兒戲嬉不折
方長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愉容婉色感動親心及丁
外艱啜粥三年毀瘠骨立弔者爲涕三十始有室家
兄弟不得同居以此爲終身之恨五十遭內艱顏色
之感哭泣之哀鄉里感服親墓距家十餘里日復陪
兄往省祁寒暑雨未嘗或廢來往之跡別成一蹊墓
前亦有雙膝跪痕過朞後爲廬兒衰定以朔望往省
三年之閒未嘗見齒鄉有一民不服其後母喪者愧
悚感化追服其喪事兄如事父數問饑寒老而彌篤
雖司馬文正公恐無以加此曁兄沒奉丘嫂如事兄

雖蔬菜之饌必先獻焉門內雍睦人無間言晨起梳
洗叅拜祠堂白首不懈喪餘之日肅敬悽愴四日蔬
食終身無改先壟松楸至誠護養樵童牧豎皆不忍
犯公與其兄不幸無嗣弟有一子名之曰孝三字之
曰敬一誠之曰孝于三家敬之如一惟汝在守分安
貧以奉先祀因立為兄之後嘗謂門人曰古人有畫
粥讀書者今人不然志不篤故也聞人之善若己有
之見人之才勸令為學與長者言言教子弟與子弟
言言事父兄與農夫言言力本業見閒遊者戒勿放
浪人有過則從容誘掖冀其改新人無賢不肖莫不

愛敬宗族懷其仁鄉黨服其義平生無疾言遽色鄙俚之言是非之論一不出諸口勢利芬華博奕雜戲亦不留視聽古人格言書于壁上常目在之嘗曰吾道不待他求只在日用彝倫其要在謹獨吾未能焉是可愧也噫觀公言行不煩師承得於家庭原始反終全生全歸足可爲鄉閭之矜式後生之表準有如許之實德有如許之眞知而終不得薦剡於　朝與草木同腐是則重可惜也已

題李孝子興發行狀後敍

吾夫子著孝經成曾子抱書夫子簪縹筆衣絳單衣

磬折向北辰告備子天嗚呼孝豈易言哉三千之徒
莫不聞其說而曾閔之外無稱焉孝豈易言哉夫昏
而定晨而省遊有方返必面居則養其志疾則致其
憂喪則致其哀然後乃可謂之孝若冬筍氷鯉泉湧
虎馴之異是亦感於孝而以其類至者也孝而致異
固難而一人而兼數異尤難焉吾於杻嶺孝子李興
發曁其若子若孫友杞日三及從子友樟徵之矣公
非讀書人而[illegible]自兒時知愛其親愉婉之色忠養之
篤已無愧於古人之 則夜釣而得魚侍湯而刺指
廬墓之獲井霜瓜之結子狗產鄰廁虎逐薪盜特公

至行中細節耳金徵士天瑞狀其行環一鄉先輩長者并臚列而聞官吾何贅噫一室而生四孝世趾其美烏頭雙闕之旌非斯人其誰而世道交喪旌典缺遺遂堙沒而不稱是則重可惜也已

玩休齋姜公昇行狀

公諱昇字子揚號玩休齋姜氏始自高句麗元帥諱以式傳至高麗國子博士諱啓庸瀛山君文敬公諱君寶爲晉陽大族不須譜也高祖諱蓍晉山君謚恭穆曾祖諱淮仲大提學號通溪罔僕於我 朝祖諱安命潛德不仕至孝 旌閭考諱純成均司成妣金

矻矻不休見有要義輒汯然流涕曰已矣乎不復究
聖賢微旨矣所著有庸學辨疑書禮纂要太極通書
衍義人道心說理氣分殊說宋陸眞僞辨學問方要
吟詠集藁家訓等書皆有功於斯文徐四佳嘗贊曰
公之淸白文章有自淵源家法之正佔畢齋金先生
扁其齋曰玩休是玩繹經義休退江湖之義也享年
七十二而卒于寢葬在金堤盤山枕艮原配貞夫人
全州崔氏司果冽女皇甫公卽其外祖也生四男
丘生司直池生奉事堤生叅奉碧生進士玄孫仲虎
學行薦官大君師傅壬辰舉義[illegible]贈戶曹叅判嗚呼

公所志所行磊落光明毅然有古義士之風可以著簡冊厲後代而爲世大諱國史祕野乘晦使公之大義泯湮乎天地之間民無得以稱焉誠爲後人所恨然此則世俗之論也公遭時罔極抱恨茹痛竆天極地自廢其身志吾所志而已身後之泯與不泯何所損益於公之大也然義理昭昭乎終不可掩者也百世之下苟有以知公之志則是亦爲朝暮遇也何所恨於其闕也哉後孫錫麟與余相善謁余狀德之文詛不可以不文辭乃撮其槩以竢後世之君子焉

墓銘

禮賓叅奉龜巖金公墓碣銘 丙申

先生諱承緒字景振號龜巖彥陽人其上祖就礪高麗侍中有諱瓘　我朝敵愾功臣兵判左贊成彥陽君先生彥陽玄孫也生于嘉靖壬子自髫齔孝友出天甫成童摳衣于一齋李先生門心性義理一聞透悟一齋亟稱曰吾師也同門友咸推重爲薦授禮賓叅奉不就平生敬以持身恕以及物無貴賤歡然皆服萬曆甲午卒得壽僅四十士林悼惜葬于全州大德洞乾坐原配坡平尹判官獻女生二男長尙重次尙精尙精有孫曰天瑞孝行趾美除　明陵叅奉不

仕其子曰龍徵亦以孝聞龍徵嗣子某一日來請曰
吾先祖墓碣今始樹其爲銘余辭不獲銘曰
行篤曾閔昭厥裔學有淵源開來世大德之洞賢人
藏我慕其風銘以颺

完城府院君良厚李公墓碣銘

完城府院君良厚李伯由系出全州高祖奉翊大夫
版圖判書諱培曾祖奉翊大夫諱興祖匡靖大夫政
堂文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諱文挺父戶曹
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諱蒙妣全州崔氏進賢館直提
學龍甲女以至正十二年壬辰生公自幼沈潛有模

孝友出天孜孜力學洪武四年韓山君李穡知公貢
擧叅金潛榜十七人及第即　除淸州牧使癸丑拜
典校校勘甲寅拜藝文檢閱乙卯陞修撰丙辰陞供
奉丁巳遷通禮門祇候戊午拜監察時公父年老閒
居公即上書曰臣得荷　聖恩位至顯榮而臣父年
迫桑楡簡滯泥塗乞以臣職移援臣父區區之願也
王嘉其志即允之辛酉拜中郎將丙寅拜典校副令
戊辰拜典法摠郎己巳拜典校令尋拜右常侍知製
教俄陞左常侍庚午拜光州牧使辛未召拜右散騎
大夫數月拜奉翊大夫禮曹判書我　太祖在潛邸

時最荷知遇及麗運既訖公的知天命人心之所歸乃與二三勳臣推戴 太祖壬申 太祖即位賜開國功臣號其詔書曰德懋懋官功懋〻賞此王者之所重國家之成規肆當創業之初必成開國之績宜大褒賞用勸將來卿以王佐之才醇儒之行講究天人之學沈潛濂洛之言揚名場屋以結其親秉筆玉署以展所學方僞朝政亂之日退休田園在戊辰舉賢之時進擢刑部立紀綱而定國體明法章而服人心儀表諫院謇〻王臣之節出宰百里溫〻醇吏之風前朝之末君德昏迷賞罰僭濫紀綱衰替公知天

命之所歸人心之攸向注意寡躬傳成大業李唐之房杜趙宋之范富無以加焉是用陞其父爵宥及于孫立閣圖形鐫碑紀績賜之田土至可領也嗚呼新服厥命實有股肱之良永肩乃止無負山河之誓甲戌拜成均館大司成乙亥拜兵曹典書全羅道觀察使九月拜漢城府尹丙子拜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完城府院君建文元年己卯七月卒于全州里第壽四十八計 聞輟朝三日賻 贈甚厚葬之以禮 贈諡良厚墓在全州伊東面馬田里壬坐之原配貞敬夫人海州吳氏郡守士雲女無后墓失傳后配貞敬

夫人坡平尹氏進士承烈女墓在廣州突馬黑峴山
中坐之原有碣長子粟通訓大夫軍器寺正次子棻
中樞府事次子栖吏曹參議公之後裔內外諸孫數
千餘人余以同鄉後生聞公之風嘉公之烈而每以
未得其詳爲恨一日公之十二代孫相根東戹十三
代孫敏伯持公行狀來訪余曰吾先祖行誼功烈宜
有表揚之道而子孫微弱尙無片石於墓前吾輩二
三人僅能辦備物力將欲竪石公其爲我撰銘余乃
閱其狀而爲之銘銘曰
枝葉峻茂樹有根百裔繁興人有本本之則何推德

而已凡厥子孫視此而益懋

跋

許進士晦伯遺稿跋

嗚呼此吾亡友許晦伯遺稿也乃掩卷而嘆曰夫記其實而鋪其行是立言者事吾何敢雖然存諸中者發於外詠其詩讀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吾友之所存如是宜乎發言成章暗合於古意也曾與吾友未及識面也時聞其科場闡述作差強人意以爲近世能文之士也及其一見始知經學上工夫家庭間行誼有足以範後而警俗每恨逢場稀闊討論無多間

從士友話及吾友輒憐其夙嬰奇疾未得有爲也頃年上庠之選不足爲吾友之輕重而適其歸路相逢於完城之南爲賀一言吾友欿然有羞色卽此亦可知抱負之不淺今覽遺稿中詩若文一字一句無流蕩放過之習雖謂之通人達士不爲過矣世或有能於詩而不能於文者能於文而不能於詩者而吾友兼之又或有巧於言而歉於實者而吾友則言實相符繩墨斬斬以如之才識以如之實得出而有爲則上可以羽儀王庭下可以庇覆民俗而終屈於一民而止是則重可惜也已

記

孝子金尙麗行源堂記

余於少日聞行源堂金孝子之名久矣每以未得其詳爲恨一日其孫致澤袖其行錄而來未及展閱覩其貌醇愿謹慤可知其爲孝子之孫仍拜跪而請曰吾祖行誼已著於[illegible]　朝廷特命建堂重以錫名所謂行源者蓋取夫百行之源之義也今不必更事表揚而願得同鄕長者之一言記實以爲後孫榮是致澤之志也余於是蹶爾而起喟然而嘆曰君之志可尙君之求良勤夫昏而定晨而省遊有方反必面居

則養其志疾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乃爲人子當行之事而能以孝聞者千萬人而僅有一二焉斯堂之稱不亦宜乎今據其行錄而撮其大要則十六歲遭外艱顏慼哭哀毁瘠成人之禮四十一歲遭內艱居憂盡誠一如前喪血指嘗糞亦孝子之疏節親在之日愉容悅色未嘗有違於親心多有人所不及者方伯之據實狀 聞 國家之賜堂揚號良有以也及夫丁亥春完府回祿之變觀察使元相國出方重建樓焉若新爲之親書扁額且書其名於左傍此不待太史氏張大其事而名益彰且無踈烏頭雙闕之旌

而事尤光宊堂名實蹟既載完山邑誌後之觀感而豔墓者凡幾人也君之子若孫守斯堂而趾其美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其在斯歟是爲記

鄭孝子禹洪旌門後記

惟順於父母之謂孝也昏而定晨而省遊有方反必面乃人子之常行而莫非這順中出來則孝豈易言哉余年十四五時聞峰上鄭孝子以至行聞於　朝特命旌閭心豔之每以未得其詳爲恨今年夏其孫慶烈持其行蹟而來求跋其後鄭本河東顯族也其一派流落完之峯上世貧賤降同編戶沒沒無稱是

則重可惜也已孝子能以孝趾美著於世而華其門
豈無所自而然哉若夫七歲而嘗糞以驗吉凶二十
而截指以延母命氷川之得魚冬日之獲雉古或有
之而孝子能兼焉不必多言而稱道之也但其寒微
之故　朝之大夫罕得聞焉今以孝子之閭世之人
莫不知峰上之鄭出自河東一脈豈不奇哉是爲記

獨巖記

雲水之鄉多奇巖異石焉吾友崔君處于獨巖之下
好學樂道不求聞達一日諗于余曰蓬山之壺巖盧
嶺之立巖有若造物兒爲人準備而壺中日月久無

主人壁立千丈誰是丈夫然則之壺也之立也虛號而已豈若吾獨巖之表在山阿恥與衆巖爭奇而競怪也哉吾所以獨愛茲巖者取其巖巖底氣像而獨立不羣之義也士生斯世窮而在下獨善其身寧守獨而處幽不願隨衆而逐隊也高牙大纛不足以移吾獨樂之意子女玉帛不能以動吾獨貞之趣然後傍巖而歌之誰爭我所獨自偃仰終吾生以倘佯子以爲如何余曰唯唯否否巖乎巖乎奚取於斯吾子之志則美矣吾子之號則不可獨行不羣聖賢不取衆醉獨醒古人所戒豈可以任獨立之獨而不思所

以處獨之義哉夫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子思子以君子之愼獨丁寧致意焉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吾請執此而勉之曰君子所以遏人慾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者莫先於愼獨之功今子以巖之獨爲吾之獨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常若上帝神明之俯臨不愧屋漏無所偏倚則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安知彼獨巖之獨不爲子愼獨之獨也耶所謂學問之

極功非有待於外而獨有得乎此將無負獨巖之義吾子愼之哉是爲記

故監察宋公仁智孝行旌門重修記 甲寅

嗚呼此故司憲府監察宋公以孝行 中廟朝特賜旌閭者也夫孝者人子當行底道理聖門論孝不過曰弟子入則孝爲人子止於孝生則致其養沒則致其哀昏而定晨而省遊有方反必面使之各盡其誠而已至若後世之以孝著稱者必有奇聞異事然後人皆嘖嘖咨嗟焉嗚呼孝豈以奇異爲至也哉如公之廬墓歠粥以畢三年亦其疏節耳而以此而薦至

監察敬差官又爲之旌其閭表其行豈無所以而然
哉噫愉容悅色先意承志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乃
爲至孝公之實蹟其有得於斯歟遺墟棹楔歲久頹
圮行路歎惜今其九代孫致常不墜家聲克肖其行
重葺而煥新之人所稱孝子洲于前有光矣致常一
日袖其狀徵記於余余於公爲彌甥義不敢辭是爲
記

雜著

辨異端

異端之害久矣聖賢之距而闢之非不廓如世衰道

微浸浸然入於其中者又滔滔也可勝歎哉頃年一臺臣疏謂西教之盛行甚至士夫家婦女亦飜諺而學之其弊無窮請嚴禁之云云但所謂西教者不知爲何書其後自湖西來者備傳西教乃天主學也卷帙頗多不能悉記云余始疑之欲一闢之而不可得近於閒中考閱李芝峰類說則其記外國風俗也有曰歐羅巴國名或曰大西國有利瑪竇者泛海八年越八萬里風濤居東粤十餘年所著天主實義二卷首論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養之道次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次辨輪廻六道之謬天堂地獄善惡之報

未論人性本善而敬奉天主之意其俗謂君曰教化
皇不昏娶故無襲嗣擇賢而立之又其俗重友誼不
爲私蓄著重友論焦竑曰西域利君以爲友者第二
我此言奇甚云事詳見續耳譚云云嗟夫東人之好
新自古然矣而楊墨老佛已足以傷風敗教今又有
天主學者非佛老非楊墨從而惑世誣民至於此極
尤可駭也利瑪竇所著只是實義二卷則今爲四十
餘卷云者其徒推演增益附會而爲之說賊聖人之
尊天敬天已至矣又何必別爲天主而敬奉之也識
理君子盍亦痛闢而深斥之也

愚按王陽明卒後世宗以其學術邪正事功眞僞封拜當否會議以聞桂蕚以爲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致知格物之說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晩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詭悖謬日甚云云世宗曰身後卹典俱爲停革其學術令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噫陽明之學認心爲性遂以良知作本體看知至作復初看大失聖賢宗旨顚倒錯戾何其謬哉余觀良知未嘗不善而謂之性中流出者則可直指曰性不可也知至未嘗不好而謂知造物理極致則可直指曰復初不可也今其言曰

心之良知是爲聖聖人之學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焉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之知又未嘗無也故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必爲則知至矣不善亦未嘗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必不爲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也又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靜而未常有也故常寂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

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則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則雖心齊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又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空虛遺物求明吾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宋之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有以接孟氏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又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

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於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時可見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者到此能不憂惶是乃眞得著力處也嗚呼信如陽明之言則君子不謂尊德性而曰尊良知矣亦不謂明善而復其初而曰復其良知惡乎可哉宜爲桂尊之所斥而後之君子以聖門罪人奸雄人等說排

擯者豈無其見乎吾於陽明甚不取

說

仁貓說

朴君汝健病瘓久醫言得黑貓腊之可以已朴君廣求不得一日來會余坐適一黑貓過堂下朴君欣然囑童子曰汝爲我捕貓李君仲涵在座亟斥之曰是仁貓也不可殺也朴君不悅曰子何貴貓而賤我李君曰不然子之病誠可悲殺無罪而利己君子猶不爲況彼貓貓中仁者也烏可脯乎余聞而異之曰獸之仁者不過麒麟與騶虞而是不常有於天下人不

可得而見也若貓則其形陋其性貪雖有捕鼠之能曾不若犬豕之爲有益於人也何必曰仁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夫竊人食而捕雞雛凡可賤可惡之習貓也無不爲之而是貓不然見人食必恬然若浼焉遇雞之雛輒斂首謹避焉未嘗爲害人傷物之事羣犬逐之則緩步徐行略不爲畏怯之狀犬亦異而止之苦鼠之家留與食使之捕鼠則偃伏隨時惟鼠之必捕且不耽耽於得食也周行洞里必覷主人之顏色而去就之今月在東里來月在西里不爲淹留苟且之態凡吾所目睹者類如此此非貓

中之仁者乎余曰噫物固有鍾靈而生而豈有如彼貓之最不類者哉見人食而若浼廉也遇雞雛而謹避仁也大逐徐行智也去就不苟義也惟鼠是捕爲人除害也廉且義其惟物中之君子乎世之貪祿嗜利欺人於白日之下滔滔若唐之李錡奔走權門僥倖萬一者其視此仁智之貓寧不靦然是爲記

怪石說

余懶不喜花石山居環以松竹堂前後梅菊若干而已庚辰秋童子於後山厓拾得兩箇巃石以示之其狀頗奇怪季弟養汝好古者乃築土爲二臺於庭畔

坐二石其上頭之又得如拳二小石加其上泥塗之
合成一體於是有頭腦有肩背若人形焉若物形焉
其銳頭膨腹瘦骨稜稜若傴𠎝高人不肯入官府之
狀其一頭角嶙峋如佛頂上白葡萄之初醱醅又似
一箇癯容老釋曲其肱皺其眉厭塵囂而外其面也
主人讀書之暇時復開戶相對而怡顏眞莫逆友也
客來相謂曰異哉石也天然古貌不言不笑朝暮耦
坐白此尤增草堂顏色以玆石之奇致之京山洛社
則貴遊之士雖日增價爭買愈不可得今主人坐而
得之抑造物者亦有意於其間耶余曰凡物之遇不

遇盖有數焉昔鈷鉧潭之未遇也農夫漁夫過而累之及遇柳子厚作記而賀之然後始擅美於千載也今玆石之蔓蔽不知年糞土之與居荊棘之共鄰一朝拂拭之甄別之爲珍玩於苔階之上雨洗風磨眞面畢露諸君以爲奇主人亦以爲奇安知玆石之得遇於余者不有同於鈷鉧潭之有遇於子厚耶噫物皆然人爲甚醜明之陋貌㨿向知之韓信之無雙蕭何奇之不遇高宗傳說終老版築之間不有穆公百里奚竟死牛口之下自古賢人才士之遇知己者皆若隔晨相須焉余亦待價者也遂感而爲之說

祝辭

遺逸齋柳公復享黃崗書院祝文

伏以士論歸一復享有數玆涓吉辰還于舊位遺風不泯後學攸依瞻慕維新不替前儀

崇善君文獻公濩南原梅溪書院禮成祭祝

伏以志士有守不爲居移脫略紈綺敬以自持潛心正學斯文有源洛閩一脈賴而不墜追惟己卯士運陽九十年居謫篤信無悶蘊寶含光席上儒珍二字扁齋而琢而磨啓沃君德昭載編摩餘事文章實地德業天運循環今乃大彰 聖恩滂霈爰及餟享章

甫同議事係重大彌歷幾年有數存焉斯涓吉日薦
此明禋克伸崇報禮數非慾同我虔誠庶幾歆顧

湖城君朴南原梅溪書院禮成祭祝

伏以性理正學由自瑨潢龍蛇之變國步蒼黃文獻
家世忠勇增光扼腕揮淚倡義衛社追到箕城壯氣
百倍手殲醜類近千其馘馳謁 行在 聖諭褒崇
橫流之砥乃出吾宗義聲大振敵愾其功由今之世
有古將風鑾輿載回將星先隕志士齎恨 聖懷增
悶榮及塚襚殊禮有加後孫如線幽光未徹事遲有
待歷世始彰 恩批鄭重至薦鄉祠章甫同聲儼享

有儀不昧者存庶幾監顧同我虔誠俾毋荒墜

春秋享祀祝

洛閩遺韻靜門畏友式薦俎豆

春秋享祀祝

天挺英勇爲 國輸誠百代之名

金堤學堂書院伴梅堂安公禮成祭祝

天下奇男非公伊誰白衣從戰視死如歸舊袂草萊

邑倅同風瞻彼[illegible]峙志士淚巾齋志未伸遺恨千春

章甫作興同議俎豆幾年有待今乃得遂斯涓吉日

薦此明禋士林增光忠義并新同我虔誠可質後人

遺韻尚存洞酌是陳

春秋享祀祝

士生斯世惟忠與孝白衣同奮一死尤彪

陸敬菴禮成祭祝諱大春字建中管城人

於赫東來宣公一脈天挺醇資透悟自得律己之功先究小學德立道成躬耽力蹟師友推重粤有晦玉優道許黃　聖主知臣銅符三邑益喫官貧入覲中華衣佩紛繽一塵不染名動搢紳退臥丘園芥□浮榮門峨墳典白雲英英遺風不沬知德者誰公論久鬱芬苾有時乃涓吉辰餕享于茲士林增光山高水

長

春秋享祀祝

學懋誠敬行篤曾閔薦以烝豆百世不泯

李慕庵禮成祭祝 八六 諱彥福 字仲一 延二八

賢人範世古有享禮遺德不諼崇報無替猗歟先生

展也儒珍純粹稟天孝友迢倫餘力學文篤踐誠敬

曾思心法沈潛究竟實地著力暗室存警由己及人

勉教德行忠炳憂國像昭稱家中明道義嚴斥妖邪

亞觀屏氣術士四舌斯文推重後學循轍卓爾高趣

遯跡山林芥視浮榮玉潔雅操非直尙志亦炳見機

脫略塵累一任天機原堵蕭然顏樂不改不願乎外無疚於內灑落淸風可振百代饗堂妥靈士林同聲茲薦芬苾虔告微誠

春秋享祀祝

行篤孝友學懋誠敬山仰百代崇報永齡

聯讀齋禮成祭祝 諱至誠墓庵丁

璞成之別齋曰聯讀見璞思琢厥成如玉日增將就旣純且篤恥諸騖外躬行心得聖賢事業把作耳目日趨鯉庭樂有賢父詩禮傳家忠孝天賦富貴非願誠敬其至兄及弟兮式相好矣疇奬疇謝永膺知己

天奪之速命也如何士林增痛棣萼失華公論不泯躋享于茲曾待今日馨香有辭

春秋享祀祝

學篤趾美無愧儒珍其始自今式薦明禋

故奉事柳公希津禮成祭祝

粵在龍蛇國運中否倭爲封豕荐食上都八路蹂躪人莫敢抗公於是時尺劍乃仗聚義募兵同志咸憤鳩穀轉漕遠餉 行在殲賊奪劍忠義烈烈遺跡在世昭然可閱如公節義罕聽難睹多士同議人無異辭 聖恩滂霈至及餟享克仲崇報禮所不忽斯涓

吉日薦此明禋屑我虔誠歆我藻蘋

春秋享祀祝

天挺義勇爲國殫誠百代之名

里社祭祝 庚午

惟社有神奠我一里其德甚盛厥靈亦昭主張禍福轉移災祥有禱必獲有呼必應顧此愚蚩非神焉庇不幸今歲厲氣孔熾彌亙遠邇死亾相繼如水浸地若火燎原不塞不撲胥溺胥焚塞之撲之神其任之衆心攸同咸曰禱爾玆卜吉良月正元日虔謹致告齊明其服質之在傍吉無不利俯監微誠式垂冥佑

震兹靈威麾彼妖瘟投諸水火永絕根本保安百堵

寧淨一鄗俾我老少錫爾純嘏神之格思其敢射思

永世咸祝崇報無替

佳郁文集卷之二 終

佳邨文集卷之三目錄

佳郁文集卷之三目錄 終

佳邨文集卷之三

附錄

言行雜錄 出家庭舊聞及仕退日記

公幼時慧識夙開發語多異常聞者奇之稍長受學于先君子石隅堂務從簡易曉解至成童博涉經史及諸子每意到處輒欣然忘寢食者久從祖叅判公愛其聰穎遠其器業撫頂而言曰吾兒不食之報亶在斯乎

從先君子意習功令之學盖取家貧祿仕之義也

少學日記數百言前輩策及表幾首間誦不以短晷
有闕爲課蓋遵叅判公肄業時規則也
弱冠文譽已藹蔚宿儒皆驚嘆自是發解南省鄉試
大小解額多居右
初登第尹相國東度爲之謂曰子是墻壁無依吾儕
力弱無由汲引可從當路某某人公作色曰先輩
之指導後進何以干謁權門爲因誦范質詩曰賦
命有疾徐躁進徒爲耳尹公歛衽謝其失辭

以假注書入侍 上問彼爲誰右副承旨韓光肇同
副承旨李重祜從傍對以門地甚悉 上優之

一日召對 上講聖學輯要俯詢理氣說公辨析
甚詳 上善之
入槐院與諸僚修納喉司日記而退
公方面廣顙疏髯偉幹風彩凝重望之者以爲燁如
神仙中人
性篤孝居前後喪毁瘠殆過禮制祭奠必稱有无
服闋有勸其求仕者公泣曰吾先君誦朱夫子答陳
膚仲書而戒不肖曰家間冗務之有妨學問古人
亦然吾先妣積費勤勞衣我食我俾專心爲學粗
辨魚魯偶占一第至願惟奉檄而永抱風樹之慟

假使余做好官食厚祿欲孝而誰爲孝乎自是非

公私甚不得已之故斷意作西行

公喜誦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語爲一生自守之元符

曰士無恆守則難免走佗歧矣

登第久不敘用所親或唁之公曰昔張釋之爲騎郎

十年不得調未聞有感感底語今君使我作張釋

之下看乎其人輒默然

性嗜酒對僚友飲未嘗不洽醉而亦未嘗有失

公嘗言不肖輩自童騃時侍先君子側耳聽而口誦

者居多

嘗讀論語慨然興歎曰神遊泗水風不覺千古之爲遠其氣像可令人歆慕愈久不忘也

一日說及孟子書良知因論王陽明曰陽明以高才立異見無格致誠正之功誘後學以良知二字爲帥旗欲直入聖賢門墻得乎陸象山源流蓋如此摭其說以闢之

嘗談次座客有言天主實義根柢者公笑曰渠以夷狄之學思以易華夏但吾道如日中天豈幺魔魑魅之所能眩幻也遂據義痛斥

公少有足疾轉致沈痾難於鞍馬之勞有臺啣以未

赴多見遞
鏡城國之絕塞時輩避作宰公無幾微色而赴任人
皆偉之
宰鏡城路所經郡邑舊例傳次使吏卒祇迎肩輿踰
泰嶺公止輿下步曰我國士夫驛習不通下情者
多其坦率如此官隸已服其爲賢太守
以承旨嘗登筵上曰予見居鄉侍從多矣近者
湖南雖有奇彥鼎高宅謙此承宣眞宰相風儀也
嘗謂家人曰近世居臺閣者非覘上意者多受人
之指嗾者或隼鶻搏擊或鷹犬指目吾寧死不忍

爲此熊也

嘗曰士子之讀書決科如農夫勤力服田若其有秋則天也班資崇卑非所論也

公酷愛山水每行至好亭榭未嘗不駐馬詠懷遠近勝界名欄留蹟多

性素簡倹不以衣食累志及孤露後或遇悅口之羞優體之服必慨然興感曰藜藿布褐吾父母之所安也祿不及養追恨何及故平居不以衣食爲意雖家乏瓶罍屡如也

公胸襟和易與人交忘其有爵祿人皆心醉至比孟

獻子無家焉

在朝著雖孤立無援未嘗一語求知於人識者或擬

以呂舜從故事

公雖以科第出身非　恩召絡繹與朝廷大慰賀不

肯渡漢其難進而易退如此

鄉第喜隨田翁野老歌詠堯舜談說秔稻阡陌之

間山溪之濱杖屨襏襫作伴爭席無異一老農耕

鑿者

嘗以兵議遭吏曹判書李秉鼎疏斥　上笑曰公然

請來使遭人言此實由予其見重如此

嘗以左副承旨將下鄉　上閔其老使都令沈煥之口傳　下教而抵書曰春氣向煖正好作行苟無疾病須於　下諭傳到之後承命入洛之意使賤臣作書以送云云其曠絕之　恩逈出尋常筵臣爲之動色

嘗入侍　上問年事豊歉對曰以歲比不熟之致米直太高一兩錢不過受二三斗民不聊生轉乞四方者不勝其數上爲之惻然者久

嘗以乾止山禁護太過分數諫　上曰出擧條分付道臣善處之可也

嘗於 上前俯伏 上曰予則知承宣之面而承宣
則不知予面可乎起而一瞻也公起立暫瞻

性度雖寬容見人之怙勢自滿者必面斥若將有浼
或言其過於峻整有乖涉世之方公曰子安則爲
之吾所受之質不甘時輩巧佞必一吐盡言乃紓
方寸間不平氣

晩暮嘗有詩曰夢中不識臣身老時向丹墀拜稽忙
聞者謂身雖在野心懸 冕旒

嘗戒二弟曰世之人憂貧而不憂不睦汝其誌之吾
則與汝不憂不富貴而喜無閒言也

嘗在洛寄二弟書曰凡天下之實事非實理做去罔
以成終始所謂實理者誠也聖人即天道之无妄
無以議爲至於爲學以不自欺爲本宜須十分眷
々也昔溫公幼與其姊欲去胡桃皮不得婢以湯
水去皮而進之時姊適不在公獨弄胡桃俄而姊
歸問去皮之由汝能如是乎公曰然也其父責之
曰幼已欺人要做甚事公自是平生不敢作欺罔
汝亦學溫公可也
位躋三曹亞卿皆以老病呈遞每言自顧朽櫟不合
時宜而聖主則不可忘矣

家狀

公諱身晦字晦之號佳郵姓李氏系出全義以麗朝
太師諱棹爲始祖世襲公卿入我　朝圭組不絕至
諱昌壽文科僉正退完山子孫仍家三傳而有諱廷
獜嘗鄭賊汝立欺誣之日貽書數罪而絕之及己丑
獄起人服其先見廢擧業專心尙學以文行忠信著
號圓山處士高祖諱行根　贈吏曹參議曾祖諱基
全　贈吏曹參判祖諱夏濟生員　贈左承旨與弟
吏曹參判公諱以濟有文章盛名考諱聖檢　贈戶
曹參判孝行純篤妣　贈貞夫人扶安金氏縣監日

佐女也以　英廟乙巳十月二十日生公于全州佳
山里第幼已岐嶷學語甚聰悟及長受業于家庭甫
成童文詞彬彬譽飬從祖叅判公喜門戶之寄撫之
曰吾兒不食之報其在斯歟弱冠屢發解鄕額輒屈
上游己卯秋擢庭試文科第九人初登堂后　上問
彼注書爲誰筵臣對曰宰臣李以濟之從孫司諫李
聖檍之從姪故相臣李尙眞之族孫而居全州矣
上曰爲人至佳門地且優矣後於召對　上講聖學
輯要　俯詢理氣公逐條陳說剖析甚精　上爲之
傾聽者久壬午丁參判公憂戊子又丁貞夫人憂前

後盡禮鄉邦稱之庚寅終制人有勸其求仕者公泣
曰昔吾先君子誦朱夫子答陳膚仲書而戒不肖曰
家間宂務之有妨學業古人亦然汝其念之吾先妣
積費勤勞衣我食我俾專心爲學粗解魚魯之辨偶
占一第今永抱風樹之慟假使余做好官食厚祿誰
爲而孝乎後辛卯　除成均館典籍轉兵曹佐郎壬
辰拜司諫院正言癸巳又以兵曹自辟　除軍色正
郎坐曾爲堂后時微過遞冬拜司憲府掌令臺臣請
罷兩司之稱在外者　上知公之居鄉只　命遞職
甲午拜正言出肅登對乙未拜獻納旋陞司諫丙申

奔　國哀　正廟朝　除奉常寺正不參貶坐過
因山即歸素患足疾轉成沈痾難於鞍馬之勞有臺
啣輒未膺丁酉強疾赴　　國練戊戌　除鏡城判
官公病人之奔競於求邑自釋褐後語不到作宰事
鏡是險遠之地時輩皆避之獨公無一毫幾微色而
赴之周歲居官嚬獠戶歌以方召杜已亥以掌令內
移自玆以後亞諫中承之任皆出於兼帶歲改月遷
又　除宗簿軍資兩寺正甲辰行　王世子冊封禮
上　慈殿　慈宮徽號起慕賀班行司諫陳疏引疾
首言敎導　儲宮之爲大本勉以　聖上身敎之道

次言明義理嚴懲討之爲急務末言當年條還穀分數停退綿田給災推奴徵債依前防塞 上優批開納乙巳丙午迭授執義司僕寺正夏爲赴 文孝世子發引哭班旋歸連有職召之 命又以司諫從縣道陳疏辭職附請嚴覈堤川原川鴝四丁未戊申慶除府院臺職己酉承召將叅 永祐園遷奉哭班時有江華罪人上來之事與三司諸臣詣閤求對被削黜之典尋蒙蕩滌叅班而歸庚戌辛亥連叨宿研壬子夏大政以 先朝亞長久次陞通政拜兵曹叅知旋 除僉知中樞府事 下諭道臣使之上來即

除同副承旨秋連授銀臺公感激而起曰疏遯賤臣三朔之內五辱 君命何敢辭以賤疾不一肅謝乎遂自力入闕卽拜兵曹參知供仕久之呈病得遞旋 除承旨仍 命入侍 上曰昔在 先朝承宣以臺職入侍予于時侍坐見承宣之面今又見之承宣下顧此前益豊盈矣予則知承宣之面而承宣則不知予面可乎可起而瞻也又曰予見居鄕侍從多矣近者湖南縣有奇彥鼎高宅謙而此承宣之風儀眞宰相也仍 問年事豊歉民隱有無對曰今連歲不登京外穀價頗貴稍饒者儲而不糶貧者末由辦

羅不能聊生扶老攜幼散而之四方者夥多 上爲之惻然又奏曰乾止山禁護一款向來[illegible]略倣 陵園定式有所 下教而其時舉行太過分數環一層盡入禁標至於量付田多入其中失業之民其數不鮮似與當初 朝家之定式有異矣臣是全州人故詳知其由 上曰何如是過中乎對曰忠義輩上疏後 朝令初下故不能細量而爲之矣 上曰出舉條分付道臣善處之可也聞承宣欲謝歸待春和 不可不就以義翌年三月又下除承旨都令沈煥之因口傳 下教而抵書曰近來乘馹者多於中路遞職

故初不登程然今則春氣尙煖正好作行若無疾病
須於 下諭傳到之後卽爲承 命入洛之意使賤
臣作書以送云云公以四月強疾赴京政院提 稟
其由則以兵曹參議使之牌招入直是時有兼通之
政而其前有入直騎堂不待送西直爲付軍啣之
命公實未及知諸人所坐之淺深因 促敎擧行矣
都憲李秉鼎疏斥入直騎堂不待送西無難擧行仍
施停望之罰公陳疏見卻呈告入侍旋 除承旨違
牌又呈疏未徹不許捧入故再違後因 飭敎出肅
上命入侍 下敎曰未知所引之爲何事而初既

呈單再叉違　召誠過矣　天笑琅琅仍爲之斷曰
公然請來使遣人言此實由予予有所思第須行公
可也居無何有呈告右尹　許遞之　教銓曹以曾
經人擬望以入　傳曰頃見其人以爲不可終老於
通政更見其人益知其有氣力左副承旨李身晦比
望擬入仍蒙　點陞嘉善公即陳辭疏深引前愆
上以己知其有可取　賜優批京兆行公後還授左
承旨尋以焚黃呈告還鄉甲寅拜刑曹參判又拜副
摠管欲參　候班出肅則即以司謁口傳　下教曰
老病之人難責摠府之直不得已許遞何時當下去

而知入對曰 睿念愈往愈隆微踪去留至煩 下
問惶悚不知所對而過 誕辰問安后欲以九月晦
間下鄉矣政院以此微 稟則 上淚然之以 特
恩授同知義禁府事連拜戶曹叅判供職尋引疾歸
乙卯 上上尊號於 殿宮仍命朝官年七十人各
加一資公陞嘉義以前望 除承旨本院以年限
啓遞丁巳以前望 除刑曹參判戊午連拜工戶二
曹叅判皆以老謝不赴得免以翌年己未四月二十
八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五同年六月初九日葬于
全州佳山坐甲原祖考承旨公墓右岡也貞夫人宜

寧南氏學生一陽女以婦行卓異方有鄉社公論長
於公二歲先公二十一年己亥閏八月二十九日沒
同窆有二男三女長德在娶士人晉州柳鎭泰女生
二男二女皆幼次喆在娶士人閔最秀女生四女其
長適坡平尹滋永餘幼女長適扶寧金頤夏生三男
一女次適扶餘徐鳳祿生二男二女次適陽川許薰
生二男二女嗚呼公方面廣額疏髯偉幹寬弘之度
款曲之辭一見可知爲厚德長者也若於是非得失
之際邪正曲直之分剖析明白操守牢確見人之席
勢驕傲者與宅心傾邪者不忍若浼之意正言而面

斥之毅然持不可奪之氣所親爲言其過於峻整有乖涉世之方公曰吾心自無內外見有不如意者必一吐口盡言然後可紓胸中之不平何以效世人之巧佞乎出身之初尹相國東度笑謂之曰子是墻壁無依者吾儕力弱無以汲引盍從要路之某某乎公作色曰先輩之指導後進何以干謁權門爲因誦范質詩賦命有疾徐躁進徒爲耳尹公嘖嘖稱賞公志高而守篤動言志士不忘在溝壑之句爲一生自守之符其於進取之塗泊如也每謂人曰士子之讀書決科譬如農夫之勤力服田爲其理之當爲者而已

若其有秋則天也故須矻矻專業期於成器而已至於科宦得失班資崇卑天也求之未必得得之吾見其勞而無益也公是以除非　朝廷慰賀之大不肯渡漢而常言近世居臺閣者未必有眞知的見苟非窺覘上意者便是受人之指嗾者隼鶻搏擊未易多得鷹犬指目寧不可羞人或以吾之默譏之以愚愚與默實吾之所有以也豈佗人所料乎公早知功名之非智力可求萬馬奔馳之場恆存駐足之心但葵芹一念出於尋常吟詠而已盖其晩躋卿列天也性孝且儉不喜好衣美食孤露以後或遇悦口之羞便

體之服必惻然有感曰藜藿布褐吾父母之所安也祿不及養此何人斯二弟愚蒙至誠訓誨俾不迷於家傳行誼撫愛諸姪甚於己出慈嚴不偏教養有法昔人所稱兒無恆父者正謂此也平居喜施與嘗以公私所得若干由親及疏又分諸鄰里之貧窶者以爲常故及其喪遠近相弔曰哲人云亾孰帡幪我鳴呼爲子弟而道父兄德行私也然念公嘗與愚弟書謂爲學以不自欺爲本今雖未能體認之豈於家狀之述敢爲溢辭以欺我先兄且欺我後世之子孫哉世之立言君子庶有以諒擇焉

上之卽祚三年癸亥二月朔日季弟時晦涕泣書

墓表

嗚呼自我曾皇考沒家門零替迄今墓無顯刻可勝嘆哉不肖夙觀懼夫遺蹟之隨泯乃敢伐石用摭我本生曾皇考家狀中若干略識之公諱身晦字晦之佳郁其號姓李氏全義人也勝國太師諱棹爲肇祖世奕葉入 本朝圭組不絕至諱昌壽文科正郎三傳有圓山處士諱廷獅以文行著高祖諱行根 贈吏曹參議曾祖諱基全 贈吏曹叅判祖諱夏濟生員贈左承旨考諱聖儉 贈戶曹參判妣 贈貞

夫人扶安金氏縣監諱日佐女以 英廟乙巳生甫
成童文詞警發弱冠成巨儒連占大小解額己卯擢
庭試文科初入堂后 上問爲誰筵臣對以宰臣李
以濟從孫司諫李聖檍從姪嘗 召對侍講聖學輯
要義得可壬午丁叅判公憂戊子居貞夫人憂前後
盡禮辛卯 除成均典籍轉兵曹佐郎壬辰 拜正
言出肅登對乙未 拜獻納旋陞司諫及 正廟丙
申 除奉常寺正翌年判鏡城㖃獠戶歌己亥以掌
令 召連 授亞諫中丞及宗簿軍資兩寺正甲午
又 除司諫陳疏得 優批送 除執義司僕正夏

哭 文孝世子歸連承馹 召屢 除府院臺職以
先朝亞長久次陞通政 拜兵曺參知旋 除僉
知中樞府事尋 除同副承旨連 授銀臺公以爲
三朔內五辱 君命力疾叩謝卽 拜兵曹叅知旋
除承旨癸丑春又 除承旨再以兵議前望入直
舉行旋 除承旨經右尹陞嘉善還 授左承旨甲
寅 拜刑曺參判兼副摠管後 除同知義禁府事
又 拜戶曺叅判乙卯增 秩陞嘉義以前望 除
承旨丁巳 除刑曹參判戊午連拜拜工戶二曺參
判以己未四月二十八日終于正寢壽七十五以六

月九日葬佳山甲原配貞夫人宜寧南氏諱一陽女長於公二歲先公二十一年己亥閏八月廿九日卒同窆副室嘗侍病謂公沒則不可獨存陰自殞公作詞哀之初窆貞夫人墓下後移葬可莊洞至庚戌鳳觀依公日記中語還封公墓下同坐男德在哲在女扶安金頤夏扶餘徐鳳祿陽川許薰德在男命世命都命世子鳳池命都子鳳泔哲在子命鍵子鳳觀餘不盡錄此其大槩至生平行誼既詳載家狀顧不肖何敢加述恭跋立言之君子用表神道云爾

乙丑八月日不肖曾孫鳳觀謹識

神道碑銘 并序　大司成鄭誾朝撰

戶曹叅判李公以　正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有五與其配合葬全州佳山坐甲之塋公位躋卿貳於法宜立石神道而迄未克具今公之曾孫原觀老矣涕泣而謂其家人曰惟吾曾考績學懋行策名淸時　寵命累加垂光後昆而神道之刻尙闕吾又老懼遂泯泯後裔何述焉乃伐石鑱螭龜首趺磨治所樹將載詞而升戴焉公諱身晦字晦之上世全義人後徙全州始祖諱棹仕高麗官至太師入　本朝有諱昌壽僉正三傳而處士諱廷獅行義重於鄉

又六世而至于公高祖諱行根　贈吏曹參議曾祖
諱基全　贈吏曹參判祖諱夏濟生員　贈左丞旨
考諱聖楡　贈戶曹參判皆隱德不仕妣扶安金氏
縣監諱日佐女公登元　陵己卯文科逮　健陵御
宇公已陞六品歷官典籍兵曹佐郎司憲府掌令司
諫院正言至司諫矣　上自在　先朝時心嚮公特
授鏡城判官官事釐飭以掌令　召累遷宗簿軍資
司僕寺正司憲府執義陞通政拜兵曹參知僉知中
樞府事同副承旨公家既遠鄉又中歲患足疾行步
不便每有　除召多不膺　上數諭藩臣敦促上道

公感激　殊眷與入京見　上　上愀然曰　先朝
時承旨以臺臣入對予侍坐見之今見面豈下少殊
曩時也又　教曰此承旨眞宰相也因　詢歲豐歉
民所疾苦公極陳湖南民窮迫狀　上爲之惻然公
又奏曰乾止山提封太廣採樵無所向民田官給賃
劑者亦不能自免由此民益困乾止山全州北門外
山也　元陵時就山下建　廟祀　國朝始祖而有
司舉籍過制公懷欲陳之而無由旣承　上問故及
之　上曰審如是乎　吾且諭之矣當是時　國家
昇平久將相大臣之世用公起自疏遠不階尺寸勢

且言議未獻功能未效而中之所積闇然見於外用
以自結於 上 延英 賜對禮數有加是日侍者
無不聳然嗟乎 聖人在上庭衢八荒英華徵著則
天眷驟傾資材足簡則 淵衷已昭若公之賢傳
於家者鮮有出乎庸行之表而由其受知於 上者
則諒有出於人者自潛藏而不耀而日月之明獨察
於未獻而未效之先此古人所以隕首而不辭也諷
覲既追念先懿思所以賁厥墓隧又宜思公之賢以
自勗而勗其子孫思 上之知公殆有過於公之自
知而恩榮之焜燿至於今而爛然雖涓埃莫效睠顧

懷慕戒後後承以相引於不忘亦公宿昔之志所以有
待於後而公之賢亦可藉是而益揚顯述祖德莫尙
焉公既退自見　上尋擢漢城右尹連拜左承旨刑
曹戶曹工曹叅判副摠管同知義禁府事加階嘉義
陞遇方隆而公已老辭歸鄕未幾卒公自幼嗜學尤
劬宋五子書晩而所造純粹動履皆可則式孝友發
於至誠喪祭盡禮撫循孤窮族黨歸其仁焉配貞夫
人宜寧南氏學生諱一陽女二男長德在次哲在女
適金頤夏徐鳳祿許薰孫曾以下凡數十人銘曰
循循維公孝友自中德厚外章遂契　聖衷京兆須

貳簡公徃諸公拜稽首　謂汝勿辭嵌丹于黃星會

腰圍列炬在前高車曉馳乃亞司農乃摠五衛高朗

令終哀榮綦備家馴敦行朝傳　異數非維厥賢實

賴　明主三世有孫念祖之懿伐石樹湢　鴻恩永

賚

公卒後百三十八年丙寅十月日　立

跋

余嘗慨然曰士生於斯世也名之曰文人也詩人也其餘不足觀也已竊觀古今英才偉德可以知名於世者非不能文亦非不能詩也皆以爲餘事而不以自多人亦不以是稱之蓋所志者大而遠所蓄者厚而淡區區小技自不形於外也故參判佳郁公諱身晦於余爲族高祖也曾歷事　英正二朝見遇甚隆論理氣陳民瘼靡不纖悉所至外邑亦有治聲昔余幼少門內長老每盛稱公懿蹟耳既熟矣但文辭之美詩律之妙未之詳也今日始得之矣其爲辭也簡

而條暢淡而有味讀之意思淡長襟懷疏朗有足以
感發人者是知文章果英豪之餘事也公身係補闕
志切經國孜孜焉不敢遑寧殆數十有餘載雖欲偷
間自適無其日也所以著述不甚多所藏於家者亦
逸其半其曾孫鳳觀氏掇其遺爲若干篇謀所以壽
其傳此誠仁人孝子之心也余亦不能無油然之感
是爲之跋

歲戊辰肇夏族玄孫炳殷謹題

佳邨文集卷之三 終